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

九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十二

易說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程子曰天地萬物之

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為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為夫婦之義咸感也以說為主恒常也以正為本而說之道自有正也正之道固有說焉咸之為卦兌上艮下少女少男也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故二少為咸也艮體篤實止為誠慤之義男志篤實以下交女心說而上應男感之先也男先以誠感則女說而應也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

續書記甲十一

之以恒 恒久也咸夫婦之道夫婦終身不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以恒也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

男女交感之義恒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也論交感之情則至為深切論尊卑之叙則長當謹正故兌艮為咸而震巽為恒也。荀子曰易之咸見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仕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此章論人倫之始

禮記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 鄭氏曰誠信也腆猶厚也 告之以直信 直猶正也此二者所以教婦 信事人也信婦德也 事猶立也 壹與

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為醮

男女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

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先謂倡道也執摯以相

見敬章別也言不敢相襲也摯所奠薦也男女有別然後

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

禮作然後萬物安言人倫有別則氣性醇也無別無義禽

獸之道也言聚塵之亂類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

之也者親之也言已親之所出乎大門而先

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先者重居前也

○郊特牲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

讀書紀甲十二

二

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

納采問名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

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

敬慎重正昏禮也鄭氏曰聽命謂主人聽使者所傳昏家之命也○疏曰問名者問其

女之所生母之姓名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

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

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

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

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

合色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而酌

無酬酢曰醕醕之禮如冠醕所以異者於寢耳壻御婦車輪三周御者代之壻自乘其車先道之歸也共牢而食合色而醕成婦之義。疏曰所以必命迎者欲使男往迎之女則從男而來是男子先迎女從後至也拜迎于門外者壻來先迎而以敵體待之也色謂半瓢以一瓢分為兩瓢謂之醕壻之與婦各執一片以醕故云合色而醕同尊卑謂共牢也所以合體同尊卑者欲使壻之親婦婦亦親壻所以敬慎重正而后親之體同為一不使尊卑有殊也

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言子受氣性純則孝孝則忠也。疏曰所以以

禮記記甲十二

三

昏禮本者昏姻得所則受氣純和生子必孝事君必忠孝則父子親忠則朝廷正昏禮為諸禮之本也夙興婦

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執筭棗

栗腹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

禮也成其為婦之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

明婦順也以饋明婦順者供養之禮主於孝順。疏曰士昏故有特豚饋於舅姑若大夫以上非惟特豚

而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

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言既

獻之而授之以室事也降者各還其燕寢婦見及饋饗於適寢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疏曰此以士為主亦兼明大夫故厥明饗婦若士婦見舅姑之日即舅姑饗婦不待厥明以著代者謂阼階是舅姑所升之阼今婦由阼階而

降是著明代舅姑之事也適寢者謂舅姑之適寢也適丁歷反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

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

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室人謂女姑女叔諸婦也當猶稱也

後言稱夫者不順舅姑不和室人雖有善者猶不為稱夫也○姑之容反夫之兄也藏丁浪反○疏曰以審守委積蓋藏者言以此詳審保守家之所有委積掩蓋藏聚之物也室人是在室之人非男子也女姑謂壻之姊也女叔謂壻之妹諸婦謂婦姑之屬

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

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是以古者婦人先

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

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

漢書卷四十二

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鄭氏曰

天子諸侯同姓者也嫁女必就尊者教成之者女師也祖庸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室宗子之家也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婉也婦功然麻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為俎實蘋藻為羹菜祭無牲牢吉事耳非正祭也其案盛用黍云君使有司告之宗子之家若其祖廟已毀則為壇而告焉○白虎通曰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有緦麻之親者教于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教于宗廟宗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於婦道者又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

夫士皆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昏義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

日月以告君鄭氏曰周禮凡取判妻入于媒氏書之以告君

齊戒以告

鬼神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為神席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

友會賓以厚其別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

之有家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禮娶則為妻奔則為妾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

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

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鄭氏曰重男女之會所以遠別之於禽獸也有幣者

必有媒有幣者不必有幣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謂

進也疏曰謂民之女人猶有自進其身以求男者也坊記昏禮不用樂幽陰之

義也樂陽氣也鄭氏曰幽深也欲使婦深思其義不以陽散之也疏曰陽是動散用樂則令婦

疏書記甲一二

五

志意動散不能深思陰靜之義以情婦道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序猶化也程

子曰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此則得

之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

離力智反鄭氏曰思骨肉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

也重世變也疏曰所以不舉樂者思今已之取妻嗣續其親則是親之代謝所以悲哀感傷重世之政變也以上

總言昏禮大意其節文則見丙記

三十曰壯有室鄭氏曰妻稱室曲禮下同

女子許嫁笄而字鄭氏曰以許嫁為成人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女子十有五年而
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鄭氏曰故謂父母之

喪。內則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禮男必三十而有室
女必二十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
言其極也不是過也男子二十冠有為人
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
而往則為昏矣家語。以上言昏嫁之年。其下文云曰羣生閉藏平陰而為化育之始

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殺於此。王肅曰季秋霜降嫁娶者始

禮書紀甲十二

六

於此詩云將子無怒秋以為期正月農事起者採桑婚禮始殺
言未止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如欲使妻歸當及冰未
泮散之時。此又言嫁娶之時。按詩桃夭標有梅皆以男女
及時為美而齊之有孤鄭之野有蔓草皆以男女失時為刺至
漢王吉則曰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世俗婚娶太蚤未知為
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二義其當當知也

孔子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謂其逆德

也何休曰廢人倫也亂家者謂其亂倫何休曰類不正世有

刑人者謂其棄於人也有惡疾子者謂其

棄於天也喪父長子謂其無受命也程子曰世人多

謹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也。愚按孔子五不取即擇婦之法也婦人深居閨闈美不外著賢否未易知也亦觀其家如何爾逆家子不娶是其所取必忠孝之家也亂家子不娶是其所取必禮義之族也推其類而

求之其不中者鮮矣唯喪父長子一節先儒以為疑若父雖喪而母賢則其教女必有法又非所拘也今世俗擇婦不謹其失有二一曰以色二曰以財晉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曰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憚無厭后羿疾之變以是不祀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卒娶之遂滅羊舌氏此可為色娶者之戒文中子曰昏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此又深譏財娶之失也又先賢有言嫁女必求勝吾家者則女之事人也恭娶婦必不若吾家者則婦之執禮也謹今之士起於寒微而驟結昏於權要鮮有不慢其夫者晉大夫董叔將娶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欲為繫援焉它日董叔朝懇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縛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亦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韋昭曰董叔者范宣子之次胤子之妹也此又可為援貴勢而自取羞辱者之戒故附著之。○此章言擇婦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以此坊民

禮記記甲三

七

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

卒

鄭氏曰吳大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取焉去姬曰吳而已至其死亦畧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其字。坊

記

衛公使其大夫求婚於季氏桓子問禮於

孔子子曰同姓為宗有合族之義故繫之

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

王肅曰君有食族人之禮雖親

盡不異之殊食多少也

雖百世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

桓子曰魯衛之先雖寡兄弟今已絕遠矣

可乎孔子曰固非禮也夫上治祖禰以尊

尊也下治子孫以親親也旁治昆弟所以

敦睦也此先王不易之教也白虎通曰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

伏恥與禽獸同也外屬小功以上亦不得娶也。以上言不娶同姓今人知同姓之不可娶而不知有姓雖異而其出同者如

韓毛之類是也又外屬之有服者亦罕知避故著此義焉

春秋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胡氏曰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

在父母家之所稱也往迎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劫也禪制未終思念娶事是不志哀而居約矣方逆也而

已成爲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其意而誅之也。唐德宗時張茂宗尚主未昏茂宗母卒遺表請終嘉禮帝許之起復茂宗

左衛將軍諫官蔣乂諫曰古者兵革之急有墨衰從事者未聞起復尚主者帝曰人間多借吉成昏者卿何執之堅也又曰昏

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教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帝不悅擲下

嫁之期范氏曰委巷鄙愚之禮法之所當禁也乃引以爲比亦惑乎今士大夫之家以喪昏者衆矣非獨委巷爲然此夫

之尤不可不戒故著此義焉。此章言喪娶非禮

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鄭氏曰子婿相

助也宗事宗廟之事舅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勗

也若猶汝也勗帥道婦以敬其爲先妣之嗣女之行則當有常深戒之詩曰大姒嗣徽音子曰諾惟

恐弗堪不敢忘命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

之夙夜無違命夙起也早起夜卧母施衿結帨

曰勉之勉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

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

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

庶母父之妾也鞶鞶

彙也所以盛悅巾言尊也愆過也諸之也示之以衿鞶者皆託戒使誠之也。士昏禮。按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孟子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易坤文言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

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

代有終也

程子曰為下之道不居其功含與其章美以從王事代上以終其事而不敢有其成功猶地道

代天終物而成功則主於天也妻道亦然。書杜維無是杜維之是惟家之索此蓋婦人用事之警也則妻道其可自尊其成乎

讀書紀甲十二

九

小畜九三與說輻夫妻反目

程子曰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

於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睚比而不中為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說去輪輻言不能行也夫妻反目陰制於陽者也今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婦人為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故說輻反目三自為也。按三自為謂其自取之也象曰夫妻反目不能

正室也

夫妻反目蓋由不能正其室家也三自取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進猶夫不能正其室家故致反

也目

恒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程子曰五應於二以

陰柔而應陽剛居中而所應又中陰柔之正也故恒久其德則為貞也夫以順從為恒者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為貞故吉若丈夫而以順從於人為恒則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

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如五之從二在婦人則為正而吉婦人以從為

正以順為德當終守於從一夫子則以義制者也從婦人之道則為凶也

垢女壯勿用取女程子曰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矣是女之將壯長也陰長則陽

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取女者欲其柔和順從以成家道垢乃方進之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

彖曰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取女者欲長久而成家也此漸盛之

陰將消勝於陽不可與之長久也

歸妹征凶无攸利程子曰歸妹者女之歸也妹少女之稱焉卦震上兌下以少女從長

男也男動而女說又以說而動皆男說女女從男之義卦有男女配合之義者四成恒漸歸妹也咸男女之相感也男下女二

氣感應止而說男女之情相感之象恒常也男上女下巽順而動陰陽皆相應是男女居室夫婦唱隨之常道漸女歸之得其

讀書紀甲十二

十

正也男下女而各得正位止靜而巽順其進有漸男女配合得其道也歸妹女之歸也男上女下女從男也而有說少之

義以說而動動以說則不得其正矣故彖曰歸妹天地位皆不當以說而動動而不當故凶

之大義也二陰二陽之謂道陰陽交感天地不交

則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天地不交則萬物何從而生女

之歸男乃生生相續之道男女交而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其終不窮前者有終而後者有始相續不窮是人之終始也說

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以二體釋歸妹之義男女相感

說而動者少女之事故以說而動所歸者妹也所以征則凶者以諸爻皆不當位也所動皆不正何動而不凶大率以說而動

安有不无攸利柔乘剛也不唯位不當也又有乘剛

尊卑之序夫婦有唱隨之禮此常理也如恒是也苟不由常正之理徇情肆欲唯說動則夫婦潰亂男率欲而失其剛婦徃

說而忘其順如歸妹之象剛是也所以凶无所往而利也夫陰陽之配合男女之交媾理之常也然從欲而流放不由義理則淫邪無所不至傷身敗德豈人理哉歸妹之所以凶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

君子以求終知敝

雷震於上澤隨而動陽動於上陰說而從女從男之象也故為歸妹

君子觀男女配合生息相續之象而以求其終知有敝壞而為相繼之道謂生息嗣續未以其傳也知敝謂知物有敝壞而為相繼之道也女歸則有生息故有未終之義又夫婦之道當常求有終必知其有敝壞之理而戒慎之敝壞謂離隙歸妹說以動者也異乎恒之巽而動漸之止而巽也少女之說情之感動動則失正非夫婦正而可常之道必服壞知其必敝則當思未其終也天下之反目者皆不能求終者也不獨夫婦之道天下之事莫不有終有敝莫不有可繼可以久之道觀歸妹則當思未終之戒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女之歸居下而元正應娣之象

也剛陽在婦人為賢貞之德而處卑順娣之賢正者也處說居下為順義娣之卑下雖賢有所能為不過自善其身以承助其

復之元甲十一

十一

君而已如跛之能履言不能及遠也然在其分為善故以是而行則吉也

象曰歸妹以娣

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歸妹之義以說而動非夫婦能常之道九乃剛

陽有賢貞之德雖娣之微乃能以常者也雖在下不能有所為如跛者之能履然征而吉者以其能相承助也能助其君娣之吉也九二陽剛而得中也有正應而反陰柔之質動於說者也乃女賢而配不長故二雖賢不能自遂以成其內助之功適可以善其身而卜施之如眇者之能視而已言不能及遠也男女之際當以正禮五雖不正二自守其幽靜自正乃所利也二有剛正之德幽靜之人也二之才如是而言利貞者利言宜於如是之貞非不足而為之戒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

變常也

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也世人以娣押為常故以貞靜為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

六

三歸妹以洵反歸以娣

三居下之上本非賤者失德而无正應故為

歸而未得其歸須待也待者未有所適也六居三不當位也
也柔而尚剛行不順也為說之主以說求歸動非禮也上无應无
受之者也无所適故須也女子之處如是人誰取之不可以
為人配矣當反歸而求為婦廢則可也以不正而失其所也象

曰歸妹以須未當也未當者其處其德其求歸之道皆不當也故无取之者所以須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九以陽居四四上体地之賢明者也无正應未得其歸也過時未歸故云愆期女子居貴高

之地有賢明之貴人情所願娶故其愆期乃為有時蓋自有待非不售也待得佳配而後行也九居四雖不當位而處柔乃婦人之道以无應故為愆期之義而聖人推理以女貴而愆期蓋有待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所以愆期者由已而不由彼賢女人所願

娶所以愆期乃其志欲有所待待得佳配而後行也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

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六五居尊位妹之貴高者也下應於

禮記甲十二

十二

二為下嫁之象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之而後正婚姻之禮

明男女之分雖至貴之女不得失柔巽道有貴驕之志故易

中陰尊而謙降者則曰帝乙歸妹泰六五是也貴女之歸唯謙

降以從禮乃尊高之德也不事容飾以說於人也娣媵者以容

飾為事者也衣袂所以為容飾也六五尊貴之女尚禮而不尚

飾故其袂不及其娣之袂良也良美好也月望陰之盈也盈則

敵陽矣幾望未至於盈也五之貴高常不至於盈極則不亢其夫乃為吉也女之處尊貴之道也象曰帝

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

貴行也以帝乙歸妹之道言其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尚禮而不尚飾也五以柔中在尊高之位以尊貴而行

中道也柔順降屈尚禮而不尚飾乃中道也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

无血无攸利上六女歸之終而无應女歸之无終者也婦者所以承先相奉祭祀不能奉祭祀則不可以為婦矣筐篚之實婦職所供古者房中之俎俎獸之類后夫人職之諸侯之祭親割牲卿大夫皆燕割取血以祭

禮云血祭盛氣也女當承事。筐篚而元實元實則元以祭謂不能奉祭祀也夫婦共承宗廟婦不能奉祭祀乃夫不能承祭祀也故到羊而元血亦元以祭也謂不可以承祭祀也婦不能奉祭祀則當離絕矣是夫婦之元終者也何所往而利哉象

曰上六元實承虛筐也

筐元實是空筐也空筐可以祭平言不可以奉祭祀

也女不可以承祭祀則離絕而已是女歸之元終者也

禮記曰婦人從人者

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

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知音智。夫之言丈夫也昏義

家語曰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

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

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

禮記卷之十一

十三

王肅曰始嫁言醮禮無再嫁之端言不改事

教令不出于閨門事在供

酒食而已無閨外之非儀也

閨門限婦人以貞專無閨外之感儀

詩云無非無儀惟酒食是儀孟子之母曰婦人之職精五飯幕五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條而無閨外之志

不越境而奔喪言無擅為行無獨成參知

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

所以效正婦之德也

白虎通曰婦人之贊以養其夫

任交接辭讓之禮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棗栗服脩者凡肉脩陰也棗取其朝早起栗戰慄自正也

魯師春姜曰夫婦人以順從為務貞慤為

首故婦人事夫有五平日纒笄而朝則有

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席之交而後有夫婦之際

春秋傳曰季使過異見異缺釋其妻盥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

禮始於謹夫婦不敢縣於夫之揮掩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溷浴夫不在歛枕

禮記卷之十二

十四

篋簞席獨器而藏之鄭氏曰不敢褻也少事長賤事

貴咸如之曲禮。以上言夫婦之道

詩召南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

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

乃可以配焉鄭氏曰夫人有均一之德如鳴鳩然而後可配國君焉維鵲有

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五嫁白兩御反之毛氏

曰鳴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宋陽呂氏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但取鳩之不自為巢而居鵲之成巢非取鵲之強而不淫知義之所在亦非取媳有均養之德也。廣漢張氏曰唯其專靜均壹能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也。有所作為則非婦道矣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

于歸百兩將之毛氏曰方有維鵲有巢維鳩

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毛氏曰盈滿也○鄭氏

多○朱氏曰成成其禮也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

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云云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開雝也○

四明表氏講義曰序言夫人之德而詩之所稱惟曰鵲有巢而

鳩居之安在其為德乎曰此乃夫人之實德也婦人無外事謙

柔正靜侯養其良心而已又曰此詩三章不稱其多能而以不

能為貴非惡夫能也安於婦道之常而不願其外乃所謂能

也至於夫道則不然以發強剛毅為本以柔順安為戒為夫

而柔弱則夫不夫矣為婦而剛強則婦不婦矣各有攸當故也

序此詩者曰國君云云夫人云云茲其所以為夫婦之別乎○

按周南皆天子后妃之詩別見乙記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

不失職矣楊氏曰夫人為宗廟社稷主以共祭祀為職于以采芣于沼

于汜于以用之公侯之事毛氏曰芣蒨蒿也公侯

長樂劉氏曰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于以采芣于澗

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毛氏曰被之僮僮

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毛氏曰被首飾也孔氏曰髮鬢

也僮僮竦敬也長樂劉氏曰僮僮步雖移而被不動之貌○朱氏曰公公所也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毛氏曰祁祁舒遲也

去車有儀也○朱氏曰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表氏曰祭祀之事古人之所甚重

人孰不奉祭祀而可以奉祭祀者實難是必洞洞屬屬精一不雜有以契夫鬼神之微則可以行此禮矣邦君之配國人所尊謂之

小君而其職非有它事惟曰奉祭祀而已可以奉祭祀是為稱職不足以奉祭祀則失其職矣然則夫人者可不職思其憂乎

德書紀甲十二

十五

又曰物之可薦者多矣不及其他而獨有取夫繁豈不曰交乎
神明者在誠而不在物與誠心不至雖犧牲肥腍粢盛豐備神
其吐之矣又曰僮僮竦敬之貌執爨以助祭而竦敬於宗廟之
中亦足以明此心之不放逸矣雖然當祭而致敬祭畢而忘之
是誠心易衰也又豈足為敬乎被之袷袷云云即祭義如將復
入之意不即安於私室而猶遲遲其歸心足以抑其形而不為
形所役心不懈則形不倦故既祭之餘無
以異於承祭之時也是之謂夫人之職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嘒嘒草蟲趨

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

既覲止我心則降朱氏曰嘒嘒聲也草蟲蝗屬趨趨躍

下也○召南之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見此二物以類相從
似有陰陽之性因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恐不得保其全而
見之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

讀書紀甲十二

十六

嘒嘒亦既見止亦既覲止我心則說朱氏曰

夫妻親出采蕨蓋言今其時矣○歐陟彼南山言采

其蕨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

覲止我心則夷朱氏曰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袁氏曰

况婦人以正靜為主此心不純而以邪思亂之則婦德虧矣古
之所謂賢婦者惟朝夕從事乎此心心無他念是為大本萬善
之所從出也嘒嘒云云此鳴彼躍陰陽相求有不能自己者大
夫行役於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惟君子之思能無動乎
然自君子之外非有他念思得其正則亦未嘗不靜也采蕨采
薇非必躬自為之觀於他人采此二物隨時而變於是乎復為
君子之思此亦思之無邪者也未見君子念念不忘既見且遇
而此念釋矣此詩三章曰忡忡曰嘒嘒曰傷悲皆憂也憂之如
何人心惟危一念有失墮於人欲將何以作配於君子是則可
憂也序詩曰能以禮自防其心以憂則兢兢業業遵蹈規矩而

不違乎禮矣禮者人道之極也如地行於閭門之中俯仰無所愧怍可不謂設身歸乎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

以承先祖共祭祀矣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于以采藻于彼行潦毛氏曰蘋大萍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王氏曰采蘋必於南澗之濱采藻必於行潦言其所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

于以湘之維錡及釜毛氏曰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

于以奠之宗室

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毛氏曰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王氏曰宗室牖下言其所奠者

常地也自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此所謂能循法度○長樂劉氏曰季女者大夫之妻也○東萊呂氏曰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為者非一端所歷者非一所矣頌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序而有常積其誠而益厚後祭事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以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恭敬之心也大夫之妻未必果少特言苟持敬則雖少女猶足以當大事云爾采蘋以職言舉其綱也采蘋以法度言詳其目也尊卑之辨也

禮記甲十二

十七

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

不遑寧處其室家能憫其勤勞勸以義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

莫敢或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鄭氏曰召南人夫召伯之屬

此君子也違去也違暇也振振信厚也○張氏曰如鶴鳴婦歎之義將風雨則思念行者也○朱氏曰何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

也山南曰陽何

所也歸哉歸哉冀其畢事而還歸也閔之深而無怨辭所謂勸以義也○呂氏曰言歸哉者欲慎其歸以復命也遠行從役不辱君命然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後可以言歸

莫敢違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毛氏曰息止也殷其

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敢違勉振振

君子歸哉歸哉毛氏曰勉君也○素氏曰世俗之所謂歸者夫婦共勉足以相歡也此詩所云

非是之謂奉命而行事竟而返有以復命斯其為歸也美矣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

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呂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嗟彼小星三五

讀書紀甲十二

六

在東蕭蕭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毛氏曰

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噶四時更見○鄭氏曰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噶在東方正月時也○毛氏曰蕭蕭疾貌宵夜征行○

鄭氏曰夙早也凡妾御於君不敢當夕○朱氏曰命所賦之分也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其所見

以起興○孔氏曰衆妾自知已賤不敢同於夫人嗟彼小星維參與昂蕭

蕭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毛氏曰參與昂留也釋文曰二星皆西

方宿○衾被也裯禪被也猶若也○程氏曰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

其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袁氏曰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天之賦分髮毫無差貴與賤殊躰上與下殊位賤之不可同猶

猶臣之不可僭君也此理甚明而干名犯分者世多有之惟其不知命而已今日寔命不同寔命不猶何其審於自知而無歎

羨之心達於天理而無人欲之蔽歟是固有幸焉國君之德足以刑于寡妻則夫人之惠必能及於賤妾故妾之知命雖夫人

之賢而實國君之德也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

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

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孔氏曰嫡謂妻媵謂妾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

之媵董氏曰江况嫡沱况媵今序言江沱之間失詩指矣江有汜之子歸不我

以不我以其後也悔爾雅疏曰凡水决之歧流復還本水曰汜。程氏曰其嫡不使

備嫡妻之數以侍君也汜水之分渚水之歧沱水之別當使媵

妾均承其澤鄭氏曰之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范氏曰以之為

言用也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其後

也范氏曰厥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

過其嘯也歌鄭氏曰嘯蹙口而出聲嫡既覺自悔而歌朱氏曰嘯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

歌則得其所處而樂矣此兼上兩章之意而言呂氏曰以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以與如暴虎馮河吾不與也之與過如

過從之過不我過言不我頤也一章曰其後也悔二章曰其後

也愚按此詩不美嫡而美媵者蓋嫡之悔過由媵遇勞無怨之所感也臣之事君子之事親亦若是焉而已矣。以上專言

婦道按周南詩言后妃之德化別見乙記今取召南詩言夫人大夫妻之德者悉列于此以為閨門之法焉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

作是詩也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

曷維其已朱氏曰綠奢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間色賤而以為衣正色貴而以為裏言皆失其所也已止也。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言綠衣黃裏以此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使我憂之不能自已。

廣漢張氏曰綠衣之憂言嫡妾之亂其弊將至於不可勝言者憂在宗國也夫豈為一身之私哉 **綠兮衣**

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朱子曰上曰衣下曰裳

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今以綠為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為裳其失所益甚矣。曾氏曰亡失也不須訓為忘 **綠兮**

絲兮女 音所治聲 **兮我思古人俾無訖兮**

朱氏曰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訖過也。言綠方為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女而女又雙之也然則

我將如之何哉我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勉之者以自厲焉使不至於有過而已。愚謂綠之未染也亦絲而已女治之而后為綠妾之未借也妾而已汝雙之而后上借妾不能自借由絲之不能自綠也 **絺兮綌兮凄其**

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朱氏曰絺綌之遇寒風猶已之過時而見棄也

故思古人之善勉此者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

續考紀甲十二 二十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鄭氏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孀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已

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孀於是 **燕燕于飛** 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已志 **于飛** 其羽之子工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

如雨 毛氏曰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至野情之所不能已也。孔氏曰至野與之訣別已留而彼去稍稍更遠瞻望之不復能及故念之泣涕。王氏曰燕方春時以其匹至其羽相與差池其鳴一上一一下故莊姜感所見以興焉。廣漢張氏曰燕燕以興已與戴孀嫡妾相與之善歟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桓温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其有合於詩人之情歟

燕燕于飛 頡頏之頡頏之子于歸遠于將之

瞻望弗及 佇立以泣 毛氏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佇立以立也。鄭氏曰將亦

頡頏

毛氏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佇立以立也。鄭氏曰將亦

頡頏

頡頏

送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

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仲氏任只其心塞淵

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朱氏曰仲氏戴嬀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淵深終竟

溫和惠順淑善也先君謂莊公也勗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

自稱也○言戴嬀之賢如此又以先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

而不失其守也揚氏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

失位不見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嬀猶以

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真可謂溫且惠矣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

見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廣漢張氏曰綠衣方妾上借之

時故獨反已以自責而已至日月之作則在州吁弒嫡之後於

是始推原其致禍之本以為由已不見於先君之所致亦猶

孟子所謂過大而

不怨是愈疏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

人兮逝不古勗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諸呼而訴之也莊姜不見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

照下上以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是其心志回

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為其獨不我顧也見棄

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為厚也

日居月諸

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

定寧不我報

毛氏曰冒覆也○張氏曰以禮事

莊公不以恩答已寧不我報是也

日居

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

能有定俾也可忘

毛氏曰日始月盛皆出東方音聲

良醜其實也○表氏曰德音天所同得莊公固有

是德音矣以不定之故良心轉為無良甚可惜也

日居月

是德音矣以不定之故良心轉為無良甚可惜也

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

定報我不述

朱氏曰畜養卒終也不得於夫而歎父母養我之不終蓋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

人之至情也○呂氏曰左傳曰子叔姬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夫人見薄則豕嗣之位望亦輕此國本所以傾搖也

莊公既不見谷則桓公之位何能有定乎反覆言之蓋推原禍亂之由而非為已私也俾也可忘謂若思莊公恩義之薄嫡庶

不定之禍誠使我可忘而我自不忍忘之也末章不欲答莊公徒自傷父母養我不終而已報我不述言莊公所以報我不欲

稱述之矣亦不欲答莊公也○按朱子以此詩為不見谷時所作與序文異○終風詩母子事今不錄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

起大夫夕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

詩

朱氏曰此詩皆女怨之辭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

讀本記甲二

共

矣自詒伊阻

朱氏曰雉野鷄泄泄飛之緩也○曾氏曰雄雉以喻其夫雄雉于飛雌懷安而不從

之今之阻隔蓋自遺也大夫行役婦人本無可從之理其言如此乃怨思之切耳

雄雉于飛下

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毛氏曰展誠也朱氏曰言誠又言實

所以甚言此君子之勞我心也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

焉云能來

朱氏曰悠悠長也○鄭氏曰視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以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

思之焉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程氏曰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且暮所見動人情思摠包

意其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

不臧

朱氏曰百猶九也忮害求貪臧善也言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忮害又不貪求則何所為而不善哉

曷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獲全也○呂氏曰婦人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復自解曰凡百君子我婦人不

也但不故害不貪求如何所
又與軍旅之間固未害也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
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朱曰皆述逐婦之辭也宣姜有寵而夷姜盛是以其民化
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如此

習習

谷風以陰以雨甬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

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遠及爾同死

毛氏曰舒兒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程氏曰陰陽交和則
感陰而成雨其感也陰其成也雨夫婦之道當龜勉和同不宜
有怨怒也蓋和則夫婦之道成而室家正如陰陽和而成雨也

。毛氏曰葑葑也非勿也下體根莖也。鄭氏曰此二菜者蔓
菁與菑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
不可以根惡時併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不可以

疏也甲集十一

七三

顏色妻棄其相與之禮。程氏曰夫婦之道貴
行道遲遲

其有終德音好音也當期好音無違至於借老

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

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朱氏曰遲遲舒
行兒遠相背也

畿門內也荼苦菜薺甘菜宴樂也新昏夫所更娶之妻。言我
之被棄行於道路遲遲不進蓋其足欲進而心有所不忍如相
背然而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邇亦至其門內而止耳又言
荼雖甚苦反甘如薺以比已之見棄其苦有甚於荼而其夫方
且宴樂其新昏如兄如弟而不見恤蓋婦人從
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其夫之情厚之至也

涇以渭濁

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母逝我梁

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朱氏曰涇渭水
名湜湜清貌
水渚也笱潔以與逝之也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
來也笱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閱容也。涇

清然淫未屬滑之時鮮濁而矣其見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
婦人以自比其容兒之妻以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其
心固猶有可取者但以故夫之安於新昏故不以我為潔而與
之耳。歐陽氏曰禁其新昏毋逝我果毋發我苟言棄妻雖去
猶頌惜其家之物既而歎曰我身不容安得地 就其深矣
後重乎朱氏曰知其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方之舟之就其淺矣冰之游之何有何亡

龜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朱氏曰潛行曰
沫浮水曰游匍

匍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
事盡其心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冰游不計其有無而強勉
以求之又周睦其鄰里
鄰黨莫不盡其道也 不我能情反以我為讎既

阻我德費用不售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

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朱氏曰備養阻却鞠窮也。承
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女

禮書紀甲十二

十四

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讎惟其心既拒卻我之善雖勤勞如
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因念其昔時相與為生惟恐其
生理窮盡而又爾皆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我於毒
而棄之乎張子曰育恐謂生於恐懼之中育鞠謂生於困窮之
際亦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

御窮有泂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

來塹 朱氏曰旨美蓄聚御當也光武貌潰怒色也肄勞墜息
也。又言我之所以蓄聚美業者蓋欲以禦冬月之無

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安於新昏而厭棄我是但
使禦其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又言於我極其武怒而
盡遺我以勤勞之事曾不念昔者我之來息時
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然之至也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

一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

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意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者之於經以示後世彼知適異國者父母終无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懷于衛靡日不思嬖彼諸姬聊與之謀朱

曰寤泉始出之兒○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而不得故作此詩言寤然之泉水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為歸衛之計如下兩章所云也○呂氏曰諸姬非必俱嫁於此國蓋有所思而欲與親者謀乃人情之常亦非必真得相見也

出宿于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

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朱氏曰冲地名飲餞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禰亦地名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姬也○言始嫁來時則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况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是以問於諸姑伯姊而謀其可否云爾

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率還車言邁邁

臻于衛不瑕有害朱氏曰于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率使滑澤也率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還旋也旋其嫁來之處也邁疾臻至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焉然豈不害於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辭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源

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朱氏曰肥泉水名須漕衛邑也悠悠思之長也寫除也○既不敢歸然其思衛地不能忘也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乎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

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

詩以絕之范氏曰襄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故以首鄭風也汎彼

栢舟在彼中河鬣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

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毛氏曰中河河鬣兩髦之見

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已之無它心諒信也○鄭氏曰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家是其常

兩髦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朱氏曰告母而質之於天曰何其不信我也序所謂誓而不許者如此

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 汎彼栢舟在彼河側鬣彼兩

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

人只 毛氏曰特匹也慝邪也○王氏曰以再嫁為慝則絕之甚矣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

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

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

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

也 鄭氏曰滅者懿公死也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朱氏曰露未有宮室而露居也○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時

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

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

毛氏曰吊失國曰唁悠悠遠也漕衛東邑草行曰跋水行曰

言其兄弟而託以不欲勞大夫之跋涉也 既不我嘉

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

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 鄭氏曰嘉善許人也

呂氏曰許人既不以我歸衛為善則我亦不能旋反於衛矣為許人者蓋亦視爾父子兄弟之間有災患不減其心如之何則我之思不遠矣不謂謂

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釋且狂毛氏曰

阿丘無日母也○曾氏曰善懷猶善思也鄭箋善猶多也女子之於懷思甚於男子○朱氏曰善懷多憂思也猶漢書岸善崩也又曰將欲升高望遠以舒憂想之情言采其蠶以療蠶結之疾○

呂氏曰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言女子雖多懷思然今之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為女子情性之常而尤之也衆釋且狂非真指許人以為釋狂蓋言我憂患如此之迫切彼方且尤我之歸意者衆人其切釋乎其狂惑乎

我行其野○朱氏曰

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毛氏曰願行衛之野

芄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

麥芃芃然方盛長○朱氏曰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

讀書記甲十二

三

因○毛氏曰極至也○朱氏曰言我將行其野涉芃芃之麥而

控告于大邦然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雖大夫君子為我思所以與此者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為愈也○王氏曰此終

欲歸暗之辭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谷思而

能以禮者也范氏曰夫婦之際猶君臣之交或遇或不遇命也進不見谷退不得歸則如之何以

禮自止而已衛之賢女唯安於義命是以雖憂而不困也籊籊竹竿以釣于淇

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毛氏曰籊籊長而殺也○朱氏曰此言思以竹竿釣于淇水而

遠不可至也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

弟父母李氏曰言舊時游泳二水之間其樂如此今也嫁於異國而不得見也故曰云云○愚謂此女雖思

二水之間然念方其有行已遠兄弟父母
矣今可復思歸乎此亦止乎禮義之意
淇水在右泉

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毛氏曰瑳巧笑兒儺行有節度。歐

陽氏曰思衛女之在其國者巧笑佩玉威儀
閑暇樂然於二水之上念已有所不如也
淇水悠悠

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氏曰悠悠流見檜楫葉松舟

得所以權舟朱氏曰與泉水卒章同意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

詩也
鄭氏曰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孔氏曰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為一體母出

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莊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

過也天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猶知有禮而畏義如此者蓋以先王之化所及也
誰謂河

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鄭氏曰誰謂河水廣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為其廣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為其遠
誰謂河

宋遠曾不崇朝
鄭氏曰不容刁亦喻狹小船曰刁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鄭氏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

之常情也文王之遣成後周公之東征其詩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說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故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地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致水旱之灾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

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為其廣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為其遠
誰謂河廣曾不崇朝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鄭氏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

之常情也文王之遣成後周公之東征其詩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說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故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地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致水旱之灾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

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為其廣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為其遠
誰謂河廣曾不崇朝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鄭氏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

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如在已是以詩美之則言其君上伯之閔恤刺之則錄其室家之怨思以為人情不出乎此也

今鳩兮邦之桀兮伯也執爨為王前驅鄭氏曰伯君子字也○毛氏曰鳩武兒○鄭氏曰桀英桀○朱氏曰婦人自言其君子之才之羨如是今乃執爨而為王前驅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朱氏曰蓬草名其華似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適主也○言我髮亂如此非無膏沐可以為容所以不為者君子行役無所主而為之故也傳曰女為說已容

願言思伯甘心首疾朱氏曰其者莫其將然之辭○莫其將雨而果然日出以此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寧甘心於首疾也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音每又音悔○毛氏曰諼草可以忘憂背北堂也○

佩願言思伯使我心痾音每又音悔○毛氏曰諼草可以忘憂背北堂也○

孔氏曰何處得一忘憂之草我樹之於北堂之上莫觀之以志憂

○朱氏曰思得草之美者玩以忘憂然世豈有是哉則亦思之不已而心痾焉爾心痾則其病愈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

德而好色也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

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朱氏曰昧晦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辨之際也明星啓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弋繳時謂以生絲繫矢而射鳧水鳥如鴨○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言女曰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則不止於雞鳴矣婦人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爛然則當翱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言如此則不留於宴昵之私可知矣

弋言加之

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借老琴瑟在御

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借老琴瑟在御

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借老琴瑟在御

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借老琴瑟在御

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借老琴瑟在御

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借老琴瑟在御

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借老琴瑟在御

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借老琴瑟在御

莫不靜好

朱氏曰加中也史記所謂以弱弓微繳加諸歸鴈之上是也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所謂鴈宜麥之屬

是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

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朱氏曰來

之致其來者雜佩者左右佩玉也呂氏曰非獨玉也鷦燧箴管慘悅允可佩者皆是也贈送順愛問遺也○朱氏曰婦又語其夫曰

我苟知子之所致而來及所親愛者則將解此雜佩以送遺報答之蓋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驩心而無

所愛於服飾之玩也○張氏曰言婦人之好德甚於男子○以上皆婦人之詩或踈棄擯逐而有忠厚惻怛之言或優游暇豫而有

箴誠諷切之益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具見於此然豈獨婦人所當佩服哉凡為臣子者苟能玩繹其詞指以養習中和平

之氣則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處常盡變綽乎其有餘裕矣後世惟班婕妤自悼賦庶幾乎此其末章曰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

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已過兮若浮已獨享乎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厲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

讀七祀甲士

三十

之婕妤為趙飛燕姊弟所譏退共養長信宮而作此朱子序之以為其情雖出於幽怨而能引分以自安援古以自慰和平中

正不過於慘傷其德性之美學問之力有過人者嗚呼賢哉○又按栢舟之不再適蓋婦人之大節故孔子列之於鄘風之首

使萬世取法焉其後有魯寡陶嬰者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績為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已之

不更二也其歌曰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元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

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况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再行魯人聞之曰斯人不可得已遂不復

敢求娶寡終身不改又累寡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為人榮於色而美於行夫死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娶而不能得梁王

聞之使相娉焉高行曰妾聞婦人之義壹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今忘死以趨生是不信也貪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

從利無以為人乃援鏡持刃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於是相以報王大其義而高其行乃復

其身尊其號曰高行陳寡孝婦者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

其死且行厲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它兄弟倘不

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曰諾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喪喪三年父母哀其無子而早寡也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夫且行屬妾以其母既諾之夫受人之託豈可棄哉棄託不信背死不義不可也母固欲嫁之孝婦不從因欲自殺父母懼而不敢嫁養其姑二十八年姑死葬之終奉祭祀淮陰太守以聞漢文帝賜之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無所與号曰孝婦是三人者庶乎有栢舟之風矣諸史尚多有之今不錄或問於程子曰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程子之論可為世深戒故併著焉

孔子曰婦有七出不去不順父母出謂其逆德也無子出謂其絕世也淫僻出謂其亂族嫉妬出謂其亂家惡疾出謂其不

讀書記甲十一

世一

可供染盛多言出謂其離親竊盜出謂其反義三不去者有所取無所歸一也何休取云不窮窮也

與共更三年之喪二也先貧賤後富

貴者三也按禮記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斬命其執以義絕禮諸侯

為賂諸侯出之出夫人謂夫人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時不教矣稱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言棄妻者父兄在則稱兄命主人不敬漬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禮如舅在則稱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當由尊者出也唯國則稱命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姑姊妹亦皆稱之姑姊妹親戚和謀之辭通此兩雜記曰古者於出妻之事雍容有禮如此所以重匹耦也又家語曾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喪及其妻

以藜蒸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藜蒸小物耳猶不
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參曰高宗以後
妻殺孝已尹言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
知其得免於非乎或問於程子曰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
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為醜行遂不敢為古
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姑叱狗
藜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遂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古
之人交絕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罪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
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叱狗親前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
為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爾或曰彼以此細故見遂安能
無諍兼他人不知是否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已理直
足矣何必求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彰暴其妻
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
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个含蓄意思或曰古語有之出妻令可
嫁出友令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味程子此言則
古人非大故無出妻之理後世其可輕為之哉

禮記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鄭氏曰宜子猶善也

讀書記甲十二

卷二

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

禮沒身不喪內則○按此正七出之第一條也

文中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

教人以亂言弄古禮是且貴賤有等一夫一

婦庶人之職也愚按古者自天子至於士庶人妻妾媵各有等降之數後世惟力是視而已此

文中子所以歎也夫正家之本由於夫婦之各正治家以禮而
无寵昵之偏使嫡妾之序紊此夫之正也撫下以恩而无妬忌
之失使怨曠之禍興此婦之正也得其正則家治失其正則家亂
此必然之理也至於妾媵很多未有不為家之害者內或陷子
弟於惡外或生僮僕之變無所不有欲正
其家者於此尤不可不戒故以是章終焉



